

曾蔭權人口政策為女性及同志做甚麼？

何仲廉

人口老化是已發展國家的全球趨勢，此趨勢在香港亦不例外。近年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探討如何保持香港勞動力年輕。人口政策儼然成了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從立法會議員，大學的社會學學者，到電台烽煙節目中發言的市民，都熱烈討論各項社會政策如何可以，是否有效去改善此問題。然而，這種討論當中會否早已潛藏著種種假設呢？本文嘗試以性別研究角度去解讀人口政策背後的意義。

香港，我們遇上了問題

人口政策的主流討論中多以勞動力為焦點，種種問題由此焦點向外散射，產生諸如「香港經濟將難以維持活力」、「大批老年人的社會支出將由一小撮年輕人負擔」、「如何保持香港競爭力？」種種陳述和問題。此一過程將男女比例失衡、單身、遲婚(指異性戀)、生育率下降種種現象問題化，甚至是現象化。

在《自然與此無關：性學的角色》一文中，作者 Jeffrey Weeks (1985)就指出性學的發展與社會發展需要的辯證關係，一些原本不成問題的性相首先因社會生產需要先被辨識(identify)，命名，問題化，最後提出解決方案(加以規範甚至壓制)，同性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今日香港的人口政策表面上也是裝扮成純技術事宜：生產力，一個相當中立的詞語，它成了社會學可以研究的問題；但人口政策其實與情欲息息相關，背後潛藏的是異性戀婚姻、家庭、陰道交。把人口政策視為一技術問題後，就出現了解決問題的機會，社會的討論就提出輸入「優男」解決男女失衡問題，稅務優惠鼓勵生育，甚至家計會「兩個夠晒數」的口號也要作出修改。種種討論都把性這個真正問題忽略了，反而專注於將問題社會學化，統計學化。

自己的房間 vs. 父權的大廳

解決方案中不乏種種鼓勵生育的政策，譬如提高子女免稅額，優化教育制度，延長產假等。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是鼓勵生育這個意念。究竟鼓勵生育對女性有著甚麼意義呢？Virginia Woolf 基於一九二八年兩篇講辭所出版的《自己的房間》就曾微觀地談到女性怎樣才能成為作家，她認為只需要每年五百磅、一個可以上鎖的房間以及精神上的開闊空間，她或她或她都有可能成為另一個莎士比亞。其宏觀含義是，女性只要能經濟上獨立於男性，有自己發展的空間，精神上有獨立的人格，她的成就將不下於男性。

今天當香港的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以至政府官員都一面倒探討如何鼓勵生育，這種探討是否給予了女性一個開闊的空間，還是隱隱約約把男女的情欲單一性地工具化成生育機器？物化在馬克思的觀點中並不一定構成問題，那也可以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何春蕤, 2005:220-221)。我們當然不排除女性有主體的意志希望生兒育女，但要留意的是，單一性地鼓勵生育，會否淹沒了其他性相的可能性呢？可能會有人認為現在只不過是鼓勵，提供誘因，又不是立法強制每人一胎，何來物化和淹沒？這裏涉及了權力大小的問題，假如只是筆者本人宣揚每位女性都應結婚，生一個小孩，當一個好媽媽，這當然不是大問題，這只是一個多元社會裏其中一個保守觀點，是可以被駁斥的；但當一個政府宣揚女性最好生育三個小孩，這種宣揚與筆者的保守觀點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其效果會大得多，直接塑造了社會主流意見。因此從性別研究的角度審視人口政策，我們要考慮鼓勵生育會否將難得終於漸漸獲得自己的房間的女性，再一次將她們拉進父權的大廳。

政府與個人的劃界

除了收窄了女性的空間外，人口政策還包含了很多隱藏的假設，譬如異性戀、婚姻、生育性行爲、美滿家庭等。這裏我們觸及了國家與個人的疆界，究竟香港社會對政府是採取甚麼態度呢？在美國，自由和保守兩派爭論的本質往往就是源於對畫界的分歧。自由派認為政府的政策不應侵入個人道德或生活方式，保守派提出的政策則可能較有道德意味，因此兩派可能就著某個學校教育撥款計劃應否包括使用避孕套或推行禁慾式的性教育而爭持不下。

美國人對國家和個人的關係是很敏感，相對香港人往往就忽略了細節中的重要意義。數字上「配種」式輸入「優男」，其假設就是移居香港的男性和本地的女性全都是異性戀者。但假如超越異性戀的眼光，可能現在所謂的女多男少並不真實，可能女同性戀者佔了多數，所以真正可與本地男性配對的女性是供不應求；更不用說，本地男性也存在男同性戀，因此實際情形並不是數字上那樣簡單。鼓勵生育政策所建構的就是異性戀間生育式性行爲才是有建設性，對社會有益。已婚夫婦免稅額和子女免稅額這些優惠同樣亦在建構「正常」的性相，生活方式。套用 Gayle Rubin (1989:31-32)《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的理論，我們即可看出在這些政策中，我們的性價值系統是如何被政府建構成「正常」對「不正常」、「道德」對「不道德」、「自然」對「非自然」。

再進一步說，從社會資源分配上去看人口政策，這些隱性地偏向異性戀、一夫一妻婚姻、生育的社會政策又是否公平合理呢？單一地將社會資源調配與所謂「正常」的社群，實質上就是忽視單身、不婚、同性戀、不育等社群的需要。在思索人口政策時，香港人更應根本地思考政府的角色，以及應給予它多大程度干預我們的生活。

總結

本文目的並不在於提出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案，而是旨在展現看似理所當然的社會討論背後未被探索的假設。並期望在強政勵治的輸入「優男」與鼓勵生育之間，開拓出思考為政府角色定位的第三道路。

參考

Excerpts from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Pandora: 1989, pp. 267-319.

Jeffrey Weeks, “Natu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e role of sexology”,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pp. 61-95.

何春蕤，〈情欲解放運動：一個歷史——社會的觀點〉，《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台灣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5，頁 181-230。

明報，〈兩招解決人口老化男女失衡 曾蔭權倡生 3 個納優男〉，2005-02-22，WiseNews

附錄

要聞

A02 明報

2005-02-22

頭條

兩招解決人口老化男女失衡 曾蔭權倡生 3 個納優男

人口政策系列

面對出生率低、人口老化及男女比例失衡愈來愈嚴重，主管人口政策的政務司長曾蔭權鼓勵每個家庭生 3 名子女，並指政府會考慮在稅務優惠方面配合。另外，

爲了替本港人口注入「生力軍」，政府會考慮放寬專才及優才計劃，尤其是吸引「年輕力壯」的單身男士來港。

曾蔭權昨日出席香港電台節目《與司局長對話》，談及本港的人口政策問題時表示，本港現行的優才、專才及投資移民計劃，都在吸引內地人來港方面「做緊工夫」，政府可考慮擴闊計劃。他又指現有的 150 個單程證配額即使未有用盡，也不應撥作其他用途。

子女免稅額會「諗下計仔」

政府消息人士則表示，中央政策組正爲第二份人口政策報告書做研究，內容包括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等問題，最快今年中可提交報告，人口政策報告書預料明年年初才發表。消息人士補充，政府暫時未就人口政策訂出具體政策，有需要詳細研究內容，因此曾蔭權昨日提出的鼓勵生育、吸引單身男士來港等措施，暫時都未有定案。

曾蔭權指出，本港人口老化是不爭的事實，政府會鼓勵港人生育，並會在稅務方面「諗下計仔」配合，「尤其是年輕力壯的一代，最好生 3 個，因爲現時每對夫婦要平均生 2.1 個，才可填補人口流失」。

主持人問及會否向年輕人提供稅務優惠來吸引他們生育，曾蔭權舉例指以往薪俸稅的子女免稅額隨著子女人數遞減，現在則是「一視同仁」，主持追問會否考慮愈生得多、免稅額愈高？曾蔭權沒有正面回應，但他說：「我想財政司長會做多點工夫，在免稅額方面『諗下計仔』。」

曾蔭權又引用政府精算師的數字，指本港(2003 年)有一半男士娶內地新娘(根據統計處資料，2003 年在香港登記結婚的 35,439 對夫婦中，約一半 (17,686 對)新娘爲內地人)，如果按這個趨勢一直走下去，香港至 2031 年男女比例會降至約 70 比 100；爲解決性別失衡的問題，政府應加強輸入內地優才，「尤其是年輕力壯的單身男士」。

市民歸咎政府管治失敗

聽眾鄭先生歸咎出生率低是因爲政府管治失敗，港人無信心生育，「教育差、民生差、就業差，學生(畢業)出來都沒工做，哪個會夠膽生孩子？」曾蔭權回應稱，理解港人在 97 回歸及亞洲金融風暴後，心理方面受到影響，但他重申，出生率低是全球先進國家都面對的問題。

另外，財政司長唐英年出席一個酒會，被問到曾蔭權表示要考慮提供稅務優惠以鼓勵生育時，他表示會一併考慮這個意見，並對曾蔭權的建議表示感謝。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則表示，香港有需要適量輸入內地人才，應該簡化入境手續，及清楚發放香港職位和待遇的信息。(相關新聞刊 A4)

「港男不夠靚仔」

政務司長曾蔭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說，本港有一半男士回內地娶妻，香港女士則較少到內地擇偶，男女比例將失衡。主持人周融笑指本港女士已積極「瘦身」，曾司長則笑指：「可能是香港男人不夠靚仔吧！」

文章編號: 200502220040006